

# 对歌的世界

【日】工藤隆——著  
张正军——译



对歌文化圈  
中的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对歌的世界

【日】工藤隆——著  
张正军——译



对歌文化圈  
中的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内容提要

本书是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工藤隆几十年来对中日对歌比较研究,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对歌研究的集大成。作者根据 20 多年来对云南、贵州、湖南少数民族的对歌调查,分析了日本古代的对歌记录,研究了对歌研究的学术史,探讨了“对歌”与“踏歌”的区别及与丧葬的关系,把对歌研究推向了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的时代。书后收录了长达 1 小时 20 分钟的即兴演唱的对歌实例。本书对日本古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文化人类学、音乐学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本书曾获得日本歌谣学会第 33 届志田延义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歌的世界/(日)工藤隆著;张正军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 - 7 - 313 - 19020 - 8

I . ①对… II . ①工… ②张… III . ①民歌对唱—研究—日本 IV . ①J60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2606 号

本书首次出版由日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出版

## 对歌的世界

——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

著 者: [日] 工藤隆

译 者: 张正军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 政 编 码: 200030

电 话: 021 - 64071208

出 版 人: 谈 毅

印 制: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13 - 19020 - 8/J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769 - 85252189

# 序 言

## 1

我开始关注对歌已有约 50 年的时间,如今回顧这漫长的研究经历,发现在我的对歌研究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是 1995 年 8 月 23 日。当时我在中国云南省剑川县石宝山考察白族“活形态的对歌”,我采集到了后来命名为“对歌【A】”的对歌,在这组对歌中,年轻男女自发地唱了约 1 小时 20 分钟的对歌,共 123 首。我当时受到了很大的文化冲击。

我懊恼完全不懂歌词的意思,但能看懂大致的氛围,知道毫无造作的自然发生的对歌就在眼前进行着。亲眼看见这一情景的那一瞬间,我仿佛身处梦境。既不知道对歌的歌词大意,也不知道何时结束,这种黄金时间在流逝。<sup>①</sup>

作为研究者,我撰写的调查报告必须客观事实,我虽知道“仿佛身处梦境”这种表述有欠妥当,但还是不由自主地那么写了,可见当时的文化冲击有多深。

---

<sup>①</sup> 工藤隆.对歌与神话溯源——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日本古代文学 [M]. 东京:新典社,1999.

我后来知道西条勉对我文章的引用和评述，西条是日本古代文学研究者，他通过扎实地研读文献资料构建了对歌理论，他引用了“毫无造作的自然发生的对歌就在眼前进行着。亲眼所见这一情景的那一瞬间，我仿佛身处梦境”，指出“工藤撰写了无数关于云南考察的感人肺腑的调查报告，其中上面引用的一句是特别优美的乐章。”<sup>①</sup>我阅读了西条的文章后受到鼓励，心里觉得在对歌研究中我既可以沉浸于接触到“活形态对歌”时的感动，也可以把这种感动撰写为学术性的、客观的调查报告，两者肯定互不干扰。本书是把调查那种“活形态对歌”时所受到的文化冲击、从中受到启迪的新视角、基于以往文献资料的研究这三者相结合的对歌新论的尝试。

总的来说，迄今为止的对歌研究有两个弱点，一是“对歌”的资料局限于8世纪的文献资料，对在此之前自绳文、弥生时代以来数千年中或许也在流传的对歌原貌缺乏深入探讨；二是即使有人试图追溯8世纪以前的对歌，其参照的模型也是中世、近世、近代日本国内已经变质了的民俗活动，所以，那种对歌不外乎是后世的东西。而且，那些民俗活动几乎都集中于日本国境之内，那种研究视野延误了对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对歌的田野调查，那里的少数民族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仍然广泛地保留了比日本中世以后的对歌民俗更原始的对歌。

诚然，我1995年在云南省亲眼见到“活形态的对歌”以前，也局限于前述的两个弱点。但是，当“活形态的对歌”展现于眼前时，我身临其境，一下子挣脱了那两个弱点的羁绊，感到了“黄金时间在流逝”。

---

<sup>①</sup> 西条勉.亚洲和歌的诞生[M].东京：笠间书院，2009.

我后来了解了长江以南地区几个少数民族的对歌知识,由此认识到对歌论最重要的是如何具有现实感地去描绘更接近于原貌的对歌形象,因此,我把对歌定义为“非特定的多数男女为实现寻找配偶和恋人这样的现实目的而聚集在一起时按一定的旋律即兴地对唱的歌”,本书后文将详细论述该定义。

这个对歌的定义规定了所谓的基准点,所以,如果测量某种对歌与最接近原型的对歌的基准点之间的距离,我们就可知道后世的民俗活动的变质程度及体裁本身的不同。这样,我们也可以整理8世纪中叶《续日本纪》把外来宫廷舞蹈“踏歌”写作“歌垣<sup>①</sup>”所带来的混乱的记载。

总之,长江以南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很少建立本民族的国家,即使成立了国家,也被汉族和蒙古族建立的强大的国家所统一。汉族和蒙古族在与其他民族的斗争及国家运营中注重政治现实性,因此,在中国大陆像对歌那样柔和的恋歌文化(其方向性是反现实主义的)并没有被国家的上层文化所继承并固定下来。相反,古代日本虽然汲取了中国的国家运营的现实性,但也继承了对歌、神话等少数民族文化(反现实主义的文化),并形成了国家,《古事记》《万叶集》是这种文化继承的结晶,《万叶集》之后,日本编撰了多种敕撰和歌集。这些文化流传到21世纪的现代日本,成为短歌文化的源头,作为日本人柔和的感性和审美意识,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坚实基础。

明治年间的文明开化以后,日本吸收了西欧的现代文化,但也没有摈弃可以追溯到绳文、弥生时代的恋歌文化传统。本书将探索21世纪日本的这种独特魅力,同时也将研究继承这种资质的危

---

① 译注:日语把对歌、歌会写作“歌垣”。

机,希望能尽绵薄之力。

## 2

我从1995年8月开始连续5年调查了石宝山白族的对歌。在1995年时,到访的外国人只有我和工藤绫子两人,我一个人拿着摄像机,工藤绫子一人拿着照相机。可见当时石宝山的对歌与现代化的隔离有多深,我遇到了朴素的、自然演唱的对歌,并摄录了对歌现场,这就是前述对歌【A】。

1997年左右开始,当地的剑川县政府把石宝山的对歌作为旅游项目来开发,搭建了赛歌台,台上安置了麦克风和喇叭,晚上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歌会演变为大规模的星夜表演活动。自1999年左右开始我们已很难见到年轻人自然演唱的对歌。即,1995年摄录的对歌【A】(当时还没有数码摄像机,画质不太好)成了现今几乎消失殆尽的自然演唱的最后的对歌资料之一,是超一流的影像记录。

因此,我在本书《对歌的世界》的日文版(勉诚出版,2015年12月)中附上了当时的映像资料DVD。现在,不但是白族对歌,长江以南其他少数民族自然演唱的对歌也几乎消失殆尽,所以,对歌【A】的映像资料作为最后记录的“对歌实况的世界遗产”,弥足珍贵。

工藤隆、冈部隆志的《中国少数民族对歌调查全记录 1998》(大修馆书店,2000年)的录像篇收录了一部分白族对歌现场的影像资料,已向一般读者公开,而1995年8月采集的对歌【A】的影像资料是第一次向读者公开。

对歌【A】(共123首)的文字资料已经用白族语国际音标做了

记录，并翻译成汉语、日语，刊载于工藤隆的《云南省白族对歌与日本古代文学》（勉诚出版，2006年）中，该书日文版的DVD影像资料只标记了日语翻译字幕，标记为“影像欠”的地方是只有录音机录音而未能摄像的地方，123首歌的歌词全译请参照《云南省白族对歌与日本古代文学》。

下面引用《云南省白族对歌与日本古代文学》中关于对歌【A】的说明（这部分由工藤绫子撰写）。

### 【采录过程】

1995年8月23日（星期三），这天是歌会的第二天，采录时间是下午4:37—6:00，约1小时20分钟，摄录的地点是宝相寺对面的山坡。

我们从宝相寺下面的广场登上宝相寺对面的山坡，那里有一小块绿树遮阴的平地，虽然那里也有对歌活动，但当时我们没赶上。

斜坡上站着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人，他看上去很机灵，一个人在唱歌，我们不知道他在唱给谁听。因为他没有歌伴，自然也没有人答歌，他带着六七个同伴，沿着山路，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唱着歌。我们感觉到对歌或许即将开始，便悄悄地尾随前行，还没走50米，离山路几米远的树林中坐着6个姑娘，其中穿粉红色上衣的女孩给他答歌了。

在采录对歌时，我们往往是听到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歌声后才慌忙地寻声跑过去。但是，对歌【A】是从他们一开始对歌时就摄录的资料，机缘巧合。男歌手站在山路上先唱了一阵子，当女歌手唱完“有心要把情人做，就来挨我坐”（7女①）后，他和他的同伴高兴地走到树林中，坐在女歌手及其同伴身后的斜坡上，开始认真地

对唱。

男子组一直只有穿条纹衬衣的人一个人唱对歌,女子组主要由穿粉红色上衣的李山庆唱对歌,唱到中间和末尾时穿藏青色上衣的姑娘(王瑞凤)接着唱了几首。

他们在树林中坐着连续唱了1小时3分钟左右的对歌,在男歌手唱完第106首后,开始走向山间小道,穿行在山路上的人蹲坐在路旁,倾听他们演唱对歌。后来,他们在几十名听众的围观下,继续演唱了10多分钟才结束对歌。这时男歌手在继续唱,而女歌手及其同伴笑着跑下了山,离开了对歌场。

### 【歌手印象】

#### ■ [女①]/李山庆(24岁)

在对歌【A】中,女歌手的大部分歌词是李山庆演唱的,她家住在南登村(120户,人口820人),离剑川县城大约有40公里的路程。在第二年(1996年)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她已结婚4年,有2个孩子。在1996年的石宝山歌会的第一天,除嫁往山东省的王瑞凤(对歌【A】中的女歌手之一,标记为“女②”)之外,我们也遇见了其他歌手。1995年,我们回国后把在歌会上拍摄的照片从日本寄往南登村,1996年重逢时听说她收到了照片。她在对歌中告诉对方自己家住南登村,在歌词中唱出真实村名,这样的对歌比较罕见。

下面谈谈她丈夫的对歌观。我们摄录了对歌【A】后,翌年又遇见了李山庆,我们说想去参观南登村,李山庆却拒绝了,其理由是“如果大家知道她歌唱得好,有什么活动时,她会被叫去唱歌”。而她的女同伴说:“让他们去村里,这种小事没关系的。”我们后来知道李山庆拒绝的理由是不真实的,而她的女伴们都心领神会,所

以才那么回答我们。

4天后石宝山歌会结束,我们于第五天去南登村造访,碰巧在村口遇见2名熟识的女子,她们说:李山庆与她丈夫一起去山上挖松茸了(当时是产松茸的旺季,这种松茸主要出口日本),不在家,“如果她丈夫知道她在外面唱对歌,会打她的,还是不要去她家里访问好。”据说,她丈夫是不会唱对歌的。

下面谈谈对歌的长度与歌伴。正像大多数擅长对歌的人那样,李山庆也很喜欢唱对歌,在我们采集到对歌【A】(1995年8月23日)的前一天,我们还看到她与罗兴华(男,1996年时我们采录了他演唱的对歌【C】)在唱对歌。但是,罗兴华不太想跟她唱,中途由王瑞凤接替李山庆与罗兴华唱对歌,约20分钟后,罗兴华离开了对歌场。正像一般的恋爱那样,对歌高手之间似乎也有性情相投的问题。

1997年,在石宝山歌会上,我们第三次遇见了李山庆,经问询调查,她说:“唱得投机的话,两人会唱七八个小时。两人都擅长对歌的话,有的会对唱几天的。”此外,据说有些歌伴只要在石宝山歌会上相见,每年都会对唱,他们就像是“歌中恋人”,而这种歌中恋人并不局限于1人。这种情况并不只是李山庆的个案,擅长对歌的人似乎都有“歌中恋人”。

下面谈谈对歌的学习。我们问李山庆是否给自己的孩子教对歌,她说:“孩子在上学时,不教他(她)的。等孩子毕业后,学歌也不会影响读书,就开始教。”李山庆自己是在13岁时开始跟妈妈来石宝山,她妈妈在那里唱对歌,她在旁边听,就记住了。

#### ■ [女②]/王瑞凤(21岁)

王瑞凤,南登村人,在对歌【A】中演唱了中间和末尾部分,李山庆[女①]在唱对歌时,她一会儿走到其他地方,一会儿爬到树

上边摇树边听对歌，是个活泼开朗的人。我们后来听说，她当时已经订婚，歌会后不久跟一个山东人结婚了。

■ [男歌手](穿条纹衬衣，姓名不详，约二十三四岁)

男歌手一直笑容满面地唱到最后，但女歌手还是离他而去，在他旁边聆听对歌的中年妇女都鼓励他追上去，看来他是个谁都想帮他的好小伙。

他们结束对歌时，我们来不及采访他，在此后几年连续采访歌会时，我们也没有再次遇见他。我们认为对歌高手大家都会认识，拿着他的照片向来参加歌会的人打听，有人说他可能是乔后镇一带的人。乔后镇附近有小石宝山歌会，大家都认为那一带的人对歌唱得很好。<sup>①</sup> 此外，对歌【C】(1996年摄录)中的女歌手李瑞珍也居住于乔后镇附近的村寨。

工藤隆



<sup>①</sup> 石宝山歌会结束的第二天，小石宝山上举行歌会，通宵达旦，很多对歌是未婚的年轻人自发地唱的。对歌场在一座山上的小庙内，比石宝山还要远离城区，规模小。详见工藤隆、冈部隆志的《中国少数民族对歌调查全记录 1998》。

## 凡例说明

本文引用的《万叶集》(讲谈社文库)由中西进译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是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的版本,《续日本纪》是岩波书店出版的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的版本,《令集解》《类聚三代格》是吉川弘文馆出版的国史大系的版本,大宝律令引自《律令》(岩波书店,日本思想大系)。我将上述文献中的古代汉字改成了现代汉字,并在个别地方修改了其中的训读句和现代日语翻译。

《日本书纪》(中央公论社,1987年)的现代日语翻译参照了井上光贞监译的版本。

上述文献的引用文中的下划线、点都是本文作者工藤隆标注的。【】内是工藤隆做的补注。

在本书的日语版上,根据需要,作者对个别日语汉字标注了假名读音,并修正了原文中明显的笔误。

# 目 录

序章 探索对歌原形之路	/ 001
1. 对歌消失的原因	/ 001
2. 无须对歌的婚姻制度的普及与对歌的消失	/ 003
3. 对歌是“古代的古代”以来的风俗	/ 007
 第一章 日本古代的对歌资料	/ 011
1.《常陆国风土记》筑波郡	/ 012
2. 登筑波岭为耀歌会日作歌一首并短歌	/ 016
3.《常陆国风土记》“香岛郡”条的“童子女松原” 传说	/ 028
4.《摄津国风土记逸文》	/ 035
5.《肥前国风土记逸文》“杵岛县”条	/ 036
6.《古事记》清宁天皇	/ 038
7.《日本书纪》武烈天皇即位前纪	/ 041
 第二章 对歌论再考	/ 057
1. 本居宣长《古事记传》的对歌论	/ 057
2. 在日本国内和文字资料中研究古代文学的 局限性	/ 059
3. 从民俗资料看对歌论	/ 060

4. 村祭中的性解放被误解为歌会特有的现象	/ 062
5. 神与少女的问答中没有对歌的对等性	/ 066
6. 学术词典对对歌的解释没有摆脱旧学说的束缚	/ 067
<b>第三章 对歌论的发展</b>	<b>/ 075</b>
1. 20世纪后半叶开始对歌研究的转向	/ 075
2. 土桥宽把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纳入研究视野	/ 077
3. 对歌文化圈、兄妹婚始祖神话文化圈与照叶 树林文化带的重合	/ 079
4. 学界开始发表少数民族对歌的田野调查报告	/ 083
5. 学界开始出现原汁原味的对歌记录	/ 087
6. 白族对歌田野调查报告的发表	/ 089
7. 现场的对歌记录陆续出版	/ 091
8. 摆脱囿于文献和国境的古代文学研究	/ 100
<b>第四章 基于田野调查的对歌新论</b>	<b>/ 102</b>
1. 从目的和表达形式两方面看对歌	/ 102
2. 活动的目的什么都行	/ 105
3. 大家从很广的地域范围来参加歌会	/ 106
4. 对歌只能在语言相同的民族内进行	/ 106
5. 固定一个曲调	/ 106
6. 定型的曲调与定型的歌词并存	/ 107
7. 歌词中有深厚的“歌技”	/ 107
8. “歌技”的习得始于孩提时代	/ 107
9. “推敲歌词”是次要的	/ 109
10. 男女的位置关系怎么都行	/ 109

11. 没有乐器也行	/ 109
12. 醉酒就不能持续对歌	/ 110
13. 对歌无须“性解放”	/ 110
14. 长江以南少数民族的对歌几乎都是由五音、 七音组合而成的	/ 110
15. 理想的对歌遵守“恋爱程序”的顺序	/ 111
16. 对歌中恋爱的各种场面与万叶恋歌相通	/ 111
17. 互称“兄”“妹”的共性	/ 112
18. “人眼”“人言”是对自己恋爱的声援	/ 113
19. 对歌具有把男女引向结婚的制度性作用	/ 116
20. 对歌中的男女表演了对等的关系	/ 116
21. 对歌同时存在着“亲和性”和“斗争性”	/ 117
22. 原型生存型文化	/ 117
23. 现场的对歌的八个层次	/ 119
 <b>第五章 “踏歌”与“歌垣”混用的时代</b>	/ 123
1. 踏歌是渡来人带来的外来歌舞	/ 124
2. 隋唐宫廷踏歌的传入	/ 126
3. 筑波山对歌是公元前长江以南文化圈的一部分	/ 128
4. 大和传统的歌舞与外来踏歌的融合	/ 129
5. 作为宫中活动而固定下来的踏歌	/ 131
6. 踏歌是渡来系民族的象征	/ 133
 <b>第六章 丧葬与对歌——游部、嬢歌的问题</b>	/ 136
1. 游部是可接近遗骸的官职	/ 137
2. 野中、古市遍布天皇(大王)陵墓	/ 139

3. 游部的工作	/ 141
4. 从土偶来推测葬礼	/ 142
5. 今城冢古坟的人物形象埴轮群	/ 144
6. 人物形象埴轮群是殡仪的再现吗?	/ 149
7.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葬礼与对歌	/ 151
8. 葬仪与耀歌、游部	/ 159
9. 野中、古市的葬礼也有相当于“耀歌”的仪式吗?	/ 163
10. 游部融合了弥生时代以来的传统与道教咒术	/ 163
11. “古记”对“游部”记载的虚构性与不正确性	/ 165
12. 对歌是长江以南文化圈的产物,踏歌在七世纪 直接传入日本	/ 167
13. 恋歌文化传统是值得自豪的世界文化遗产	/ 169
附录 对歌【A】	/ 171
参考文献	/ 215
后记	/ 222
译后记	/ 224

## 序章

# 探索对歌原形之路

### 1. 对歌消失的原因

关于“对歌”为什么消失，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质朴的疑问。

第一个问题是8世纪日本的文献资料有10例以上的对歌记载，而9世纪以后的文献资料中为什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也就是说在8世纪前对歌仍留存于日本群岛的几个地方，后来因某种原因在日本消失了。那么，这里说的某种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换句话说，对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留存，而其条件发生改变的话，将怎样消亡呢？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对歌实例只保存于中国大陆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中，但是，那里的对歌自20世纪70年代始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2015年）正在飞速地消亡。虽然对歌会被吸收到歌舞团的表演节目等中，但它已失去了原始面貌，作为原始资料的价值，已大打折扣。

首先，“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是少数民族对歌消亡的一大原因。当时把男女亲密接触的少数民族对歌活动看作是“有伤风化的恶习”，于是成为取缔的对象。